



透视柏杨



中国当代文化现象
主编 陈漱渝

透视柏杨

孙以年 编

中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一盘散沙

任何一个社会和任何一个人，多少都有点崇拜权势的，但似乎从没有一个社会和从没有一个民族，像中国人对权势这么癫狂，和这么熔入骨髓。任何一个社会和任何一个人，也多少都有点自私的，但同样地也从没有一个社会和一个民族，像中国人这么自私到牢不可破。这话听起来有点愤世嫉俗，说出来也觉得危机四伏，可能惹起爱国裁判大怒，乱吹哨子，不过理是应该说的，不是应该怒的也。

有一种现象大家无不乐于承认，那就是，中国同时也是一个很聪明的民族，身在番邦的中国留学生，无论留日的焉、留美的焉、留英的焉、留法的焉，学业成绩，差不多都比该本国学生拔尖。辜鸿铭先生在英国学海军，他的分数远超过日本留学生伊藤博文先生。蒋百里先生在日本学陆军，学科兼术科，都是该期第一名；日本人那时候比现在还要小气鬼，忍受不了外国学生的优越成绩，才把他阁下挤下来。这些是远例，近例最惊天动地的，莫过于围棋大王吴清源先生和围

棋小大王林海峰先生，在日本本土，横冲直撞，所向披靡，固然是日本棋坛的优美环境所致，但更是中国人的先天智慧所致也。如果一定说中国人的聪明超过洋大人，似乎吹牛，但至少有一点，中国人的聪明绝不亚于洋大人，应没啥争议。——中国同胞沾沾自喜，当然没啥争议，就是洋大人甚至三 K 党，都不能说中国人聪明差劲，大不了说中国人群体差劲。洋朋友往往把中国人叫做东方的犹太人，当然是轻蔑，但同时也是一种敬意和畏惧。犹太人最惹人咬牙的不过一毛不拔罢啦，而其他方面的贡献，若宗教，若科学，若艺术，无不震古烁今。试看世界上经济大权，不是握在犹太朋友手中乎？基督教的开山老祖耶稣先生，不就是犹太人乎？现代科学巨星爱因斯坦先生，不也是犹太人乎？

我们不是在这里评论国际现势，而只是说犹太人实在是各方面都了不起，洋大人说中国同胞是东方的犹太人，固可当之无愧也。而且无论如何，中国人要比犹太朋友大方，这跟中国人好“面子”有关，“面子”虽不足取，但中国人硬是比犹太朋友大方，洋大人再生气都不好意思不承认。

中国人是聪明的，但这聪明却有一个严重的大前提，那就是必须“一对一”。在个别的较量中，一个中国人对一个洋大人，中国人是聪明的，好比说吴清源先生和林海峰先生，单枪独马，就杀得七进七出。可是一旦进入群体的较量，两个中国人对两个洋大人，或两个以上的中国人对两个以上的洋大人，中国人就吃不住，顶不过啦。孙中山先生曾感叹中

国人是“一盘散沙”。呜呼，用中国的一个沙粒跟洋大人的一个沙粒较量，中国的沙粒不弱于洋大人的沙粒，但用中国的一堆沙粒跟洋大人一堆沙粒做成的水泥较量，水泥可是硬得多矣。

一盘散沙的意义是不合作。我们说不合作，不是说中国人连合作的好处都不知道。噢，不但知道，而且知道个彻底。酱缸蛆先生忽然发了罡气，他能写上一本书，引经据典，大批出售古圣古贤以及今圣今贤关于合作的教训。柏杨先生如果也发了罡气，我同样也能引经据典写上一本书——不但写上一本书，简直能写上一火车书。但问题是，不管经典上合作的教训如何茂盛，那些教训只止于印到书上，行为上却不是那么回事。

死文字统治活事实

中国“正史”上明目张胆的文字诈骗，触目皆是，柏杨先生曾出版过《鬼话连篇集》，盼望读者老爷无论如何，去买一本瞧瞧，如果买不起，不妨书店逛逛，觑个冷子，俘一本也行。上面收集的全是历代开国皇帝装神弄鬼的文字诈欺镜头，没有一个字不是扯谎。有些人动不动就搬出“正史”，认为“正史”才可靠，恐怕得买把小刀剔剔他阁下脑折纹里的硬石灰。用不着钻到故纸堆里，屁尿齐流地猛去考据，仅凭国民小学堂毕业那点科学常识，就可知道那是干啥的。

赵匡胤先生明明是“篡”的，他自己硬不肯承认是“篡”。朱元璋先生官官相讳，也不承认赵匡胤先生“篡”，而且把称赵匡胤先生为“篡”的人找个碴儿杀掉。兽性大发到这种地步，正史的内容可想而知，只好说赵匡胤先生当皇帝是被部下黄袍加身，硬抬上宝座的。真不知道行军打仗，军营之中，哪里来的那玩艺。这不过小小者焉，像杨广先生，明明把亲爹杨坚先生杀掉的，“正史”上却一字不提，只轻描

淡写曰：“七月，高祖（杨坚）崩，上（杨广）即皇帝位。”好像杨坚先生不是死在逆子之手，而只害了一场感冒，“美”则美矣，“真”就没有啦。又像曹髦先生，明明是被司马昭先生的家奴成济先生一矛扎到尊肚上，活活刺死，可是“正史”上却写得更简单啦，曰：“正月己丑，高贵乡公卒，年二十。”血淋淋的一场犯上谋杀，跟杨坚先生一样，也好像是害了一场感冒。这就是中国可敬的“正史”，他妈的。

具体的例子，举出来能举一火车，将来一定写一本“文字诈欺集”，挑些重要的文献，向各位读者老爷推销，现在不再零卖啦。除了具体事实，即令在用词上，也可看出病入膏肓。明明是“赏”你一个官做，却硬说是“拜”。正人君子一听说教他当官，立刻就双膝跪地，感激得眼泪直流。可是文字上那么一“拜”，好像是韩信先生那种登台拜将的镜头。明明是恨入骨髓，把你“喀嚓”一刀，却硬说是“赐死”，“死”都要“赐”，不赐就不敢死，喝尿喝得如此之多，竟然不嫌口咸。明明像狗一样对女人乱奸乱淫，却硬说是“临幸”。皇帝把小民的姐妹妻子女儿搞了一夜，不但没人气冲牛斗，反而光光彩彩地说是“承恩”。明明是被敌人生擒活捉，却硬说是“狩”，狩者，打猎也，中国皇帝去北方打猎的可多啦，前有司马炽、司马业，后有赵佶、赵桓，双双对对，有去无回。发明这种“直八”的大儒，真应颁给他一座喝尿奖。

中国的史籍，只是文学的，不是史学的；只是美的（也只是酱缸特有的美），不是真的；只是文字诈欺，不是史实

报道。

——在这里，得插一句嘴，一部二十六史，似乎应重新写过，执笔的朋友必须不是喝尿分子，把其中欺诈的部分，像苹果上的砒霜一样，洗得干干净净。

谈起来“正史”，感慨多如牛毛，文字诈欺不过其中之一，所以我们希望有真正的学者（除了学问好，还得有灵性、有认识、有分辨、有见解），能为中华民族写出一本真实的正史。史料虽都是在酱缸里酱过的，但可以使之恢复其本来面目。嗟夫，实际上说，“正史”也者，不过一摊乱七八糟的资料，由几百个个人的传记前后重叠地那么堆在一起，实在使人生气。所有的“正史”都是模仿司马迁先生《史记》的，《史记》当然是一部亘古巨著，没有人怀疑它的价值和它对史学的贡献，但那种传记文学的方式，却畸形得很。司马迁先生当初目的，不过是要“成一家之言”。可是自从班固先生以下的史匠，无不战战兢兢，拼命把他老人家的麻绳往自己脖子上套。套的结果是，两千年史书，全从一个畸形模子里浇出来，除了努力说谎，还努力把史迹割裂，好像琉公圳分尸案，大卸八块，一沟浑汤。

我们需要一个有条有理，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的“正史”。贵阁下看过《美国史纲》乎？不过四十万字，把美国成立、内战及发展，来龙去脉，源源本本，说得一清二楚。有人板着御脸曰：“美国立国才两百年，当然可以那么容易呀。”呜呼，两百年四十万字可说清楚，两千年顶多四百万字，也

可说清楚矣。中国的“正史”，恐怕上了亿啦，不要说看得懂，便是能读成句的，有几人哉？这是智慧和能力问题。便是两万年，用六十万字也可以提纲挈领，也可以写得头头是道。否则的话，请酱缸蛆先生执笔，不但洗不掉砒霜，恐怕跟猪八戒先生一头栽到盘丝洞一样，打他三百金箍棒，他也理不出头绪。不要说别的，仅只乱七八糟的“年号”和帝王们那些乱七八糟的称呼，这“宗”那“宗”，这“祖”那“祖”，就把人搞得要发羊痫风。

写到这里，敝肚又作伟大状，胀起来啦。柏杨先生哪一天实在胀得受不了时，一定露一手教各位读者老爷瞧瞧，先把五胡乱华驴毛炒韭菜那一段介绍介绍，示一下范。盖我老人家有林语堂先生那种“小心假设”、“大胆求证”的奇怪勇气，不畏人言，拭目以待可也。

祖先崇拜

中国文化有一个特征，就是对祖先的崇拜。洋大人在这上似乎跟我们走的是两条不同的路，而且对我们这一套颇不以为然，有时候甚至还要嗤一嗤尊鼻。这并不足怪，盖我们对洋大人那一套也同样地颇不以为然，有时候也同样地要嗤一嗤尊鼻也。洋大人文化是建立在基督教上的，在基督教里，只有上帝的地位没有祖宗的地位。以后工业发达，小家庭林立，祖宗的地位就更加低落，不但祖宗的地位低落，连父母的地位也一天不如一天。中华民族的文化是建立在农业封建社会上，而农业封建社会对祖先却颇瞧得起，再加上漫长的专制政治，人们被固定于一块土地，老年人的经验，像啥时候要刮风啦，啥时候要下霜啦，比起年轻人来，真是活宝，于是“老”的行情，就一天一天看涨。

洋大人抨击中国人“祖先崇拜”，没啥可跺脚的，但中国人抨击中国人“祖先崇拜”，似乎得一棒子打回去。无论如何，这是中国文化遗产中值得重视、应该保留下来的项目之

一。盖年轻的朋友都想飞，一旦年纪渐老，翅膀的劲没有从前的大啦，就想歇一歇矣。只有在中国社会中，一个人才能享受到完整的人生。洋大人一旦老啦，就成了狗不理，穷老头住养老院，阔老头困处在空洞的巨屋里过年过节，儿女才回来一趟，像探望一条被遗弃在残垒废墟里的老马，还没看清是谁哩，就又走他娘的啦。呜呼，洋大人这一套只能算是半截人生。前半截如虎添翼，勇不可当，后半截就惨啦。比起来中国老头老太婆儿女绕膝，天天坐到牌桌上张家长李家短，真是一个天上，一个地下也。

柏杨先生有个朋友，每逢过年，一定贴上“历代祖宗之神位”的牌位，率领一家大小，行三跪九叩之礼。前些时他老人家还写信给在美国的儿子，教他们勿忘此举。身在番邦，心须缅怀故国，也是教他们下一代知道，老祖宗固来自中华也。每逢清明，他老人家也必率领左右，前往郊外，向西烧纸焚香，遥祭祖茔。一则慎终追远，聊抒幽思。二则也使孩子们知道“根”在何处。三则这正是一种孝思的教育。

祖先崇拜在本质上是充满了灵性的，可是再优秀的细胞都可能堕落成致命的癌，则灵性有时候也难免堕落成僵尸。祖先崇拜遂一步栽下楼梯，成了对僵尸的迷恋。孔丘先生是驱使祖先崇拜跟政治结合的第一人，那就是有名的“托古改制”，“古”跟“祖先”化合为一，这是降临到中华民族头上最早最先的灾祸。孙观汉先生曾在《菜园里的心痕》中有很大的困惑，外国人遇事都是往进一步想的，偏中国同胞遇事

都往退一步想。呜呼，“退一步”，这正是儒家那种对权势绝对驯服的明哲保身哲学。其实，“退一步”只不过是果实而已，在孔丘先生当时，这种思想已经很浓厚啦，他阁下对社会的不平、政治的黑暗、人民的疾苦，是有深切同情心的，而且也有其解决的方法，不过他的解决方法不是“向前看”，不是提出一个新时代方案，而是努力“向后看”、“向古看”、“向祖先看”、“向僵尸看”，看三皇、看五帝、看尧舜、看周文王。他的本意可能只是画一张蓝图挂到祖先的尊脸上，以便当权派有个最高榜样。但这种本意被时间冲淡，也被酱缸蛆曲解。于是，“古”也者，就成了黄水直流的香港脚，无论干啥，如果不捏捏该脚，就不算搔到痒处。必须捏得龇牙咧嘴，又唉又哼又哎哟，才是真本领，才算舒服得没啥可说。死祖先进而化成活僵尸，不但会呼风唤雨、撒豆成兵，成了万能的百事通，而且还忠勇俱备、品学并臻，道德高涨时，一辈子连女人都不看一眼，每天呆坐如木瓜，啥都不敢想，要想也只是想“道”。（好像听哪个酱缸蛆说过，孔丘先生到死都是个童身，真是守身如玉，可为万世法者也。）

对僵尸迷恋的第一个现象是：“古时候啥都有。”凡是现代的东西，古时候都有，原子弹有，辐射线有，飞机大炮有，汽车有，民主有共和政治有，砍杀尔有，拉稀屎有，人造卫星有，公鸡下蛋有，裤子放屁有，西服革履有，阿哥哥舞有，迷你裙有，等等等等反正啥都“古已有之”，无往而不“有”。只要你能出一个题，酱缸蛆都能写出一大串古时候都“有”

的典故。既然啥都有啦，潜移默化，中华民族遂成了一个浮浅和虚骄的民族，你那些玩艺都是俺老祖宗搞过的，有啥了不起乎哉？自己搬块大石头挡住自己的去路，只好在自己的太虚幻境里，闭着尊眼，猛想美女如云矣。

——闭着尊眼猛想美女如云，是一种“意淫”。说这话还是“直八”哲学，如果说老实说，对僵尸的迷恋简直是一种他妈的手淫，更要斲丧元气。

旧书新感

不知道是哪个洋圣人说的：“新的解释，便是创作。”看了纪晓岚先生《阅微草堂笔记》，感想丛生。试选录几则于后，加以阐述。温故而知新，自信对国家社会，世道人心，有严重发明。

海阳李玉典前辈言：有老儒设帐废圃中，一夜闻垣外吟哦声，又闻辩论声，又闻嚣争声，又闻诟詈声，久之，遂闻殴击声。圃后旷无居人，心知为鬼，方战栗间，已斗至窗外。其一盛气大呼曰：“渠评驳吾文，实为冤愤，今同就正于先生。”因朗吟数百言，句句自击节。其一且呻吟呼痛，且微哂之，老儒惕息不敢言。其一厉声曰：“先生究以为如何？”老儒嗫嚅久之，以额叩枕曰：“鸡肋不足以当尊拳。”其一大笑。其一往来窗外，气咻咻然，至鸡鸣乃寂。

柏杨先生曰：看了这一段，读者先生一定发现中国之所以没有文艺批评的原因何在矣。你说某人写得不好，你的鸡肋抵挡住他的尊拳乎？连明哲保身如老儒，以额叩枕，尚且被“咻咻”地搞了一夜，如有不更事的批评家，心直口快，其不被整得屁尿直流着，恐怕是未之有也。

侍姬沈氏，余字之曰明玕，其祖长洲人，流寓河间，其父因家焉。生二女，姬其次也。神思朗澈，殊不类小家女，常私语其姊曰：“我不能为田家妇，高门大族，亦必不以我为妇，庶几其贵家小老婆乎？”其母微闻之，竟如其志。性慧黠，平生未尝忤一人。初归余时，拜见马夫人，马夫人曰：“闻汝自愿为小老婆，小老婆亦殊不易为！”敛衽对曰：“惟不愿为小老婆，故小老婆难为耳，既愿为小老婆，则小老婆亦何难？”故马夫人始终爱之如娇女。

柏杨先生曰：这篇札记，将来总有一天会改成约翰先生的口吻，曰：

“余妻孔氏，余字之曰玛丽，其祖中国山东人，流寓台湾，其父因家焉。生数女，妻其长也。鼻高毛粗，殊不类东方女，常私语其妹曰：‘我不能为中国人妇，而美国高门大族，亦必不以我为妇庶几嫁给美国擦皮鞋的乎？’其父微闻之，竟如其志。性慧黠，平生未尝忤一人，初归余时，拜见

前妻黛丽丝，黛丽丝曰：‘闻汝自愿嫁给美国擦皮鞋的，美国擦皮鞋的老婆亦殊不易为！’耸肩对曰：‘惟不愿当美国擦皮鞋的老婆，故难为耳，既愿当美国擦皮鞋的老婆，则亦何难？’故黛丽丝始终爱之如娇妹。”

乌鲁木齐多狎邪，小楼深巷，方响时闻，自谯鼓初鸣，至寺钟欲动，灯火恒荧荧也。冶荡者为所欲为，官弗禁，亦弗能禁。有宁夏布商何某，年少美风姿，资累千金，亦不甚吝，而不喜为北里游。惟蓄母猪十余，饲极肥，濯极洁，日闭户而沓淫之，亦相摩相倚，如昵其雄。仆隶恒窃窥之，何弗觉也。忽其友乘醉戏诘，乃愧而投井死。迪化厅同知木金泰曰：“非我亲鞠是狱，虽司马光告我，我勿信也。”余作是地杂诗有曰：“石破天惊事有无，从来好色胜登徒，何郎甘为风情死，才信刘郎爱媚猪。”即咏是事。人之性癖有至于是者，乃知以理断天下事，不尽其变，即以情断天下事，亦不尽其变也。

柏杨先生曰：从前傅斯年先生要为陈素卿女士立祠祭祀，结果发现不过是张白帆先生搞的一场闹剧。前些时，柏杨先生也曾主张为钱玛丽女士立铜像，想不到她和三个男人都上过牙床，而且堕胎生子，把为她而伤残的爱人一脚踢，更反过来告他骗她，以致对簿法庭，天下人都大吃一惊。柏杨先

生除了自打自耳光外，只好也叹曰：“以理断天下事，不尽其变，即以情断天下事，亦不尽其变。”

宏恩寺僧明心言：上天竺有老僧，尝入冥见狰狞鬼卒，驱散千人在一大公厕外，皆褫衣反缚。有官南面坐，吏执簿唱名，一一选择精粗，揣量肥瘠，若屠肆之鬻羊豕。意大怪之，见一吏去官稍远，是旧檀越，因合掌问讯，是悉何人？吏曰：诸天众魔，皆以人为粮，佛以孽海洪波，乃牒下阎罗，欲移此狱囚，充彼啖噬，彼腹得果，免荼毒生灵。十王共议，以冥司业镜，罪有攸归，其最为民害者，一日“吏”，一曰“役”，一曰“官之亲属”，一曰“官之仆隶”，是四种人，无官之责，有官之权，依草附木，怙势作威，足使人敲髓洒膏，吞声泣血，四大洲内，惟此四种恶业至多。是以清我泥犁，供其汤鼎。以白皙者，柔脆者，膏腴者，充魔王食，以粗材者充众魔食。故先为差别，然后发遣。其间业稍轻者，一经齑割烹炮，即化为乌有。业重者，抛余残骨，吹以业风，还其本形，再供刀俎。自二三度至千百度不一，业最重者乃至一日化形数度，剝剔焰炙，无已时也。

柏杨先生曰：好啦，国大代表们可以在阳世放心大干特